

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九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奏疏

官兵奮勇堵虜就陣斬獲首功疏

題臣照得套虜自二十九年乞款昨歲已定該互市業俱報竣三十年貢馬又復進完諸酋俱候

皇賞到日赴領安靜無譁不意部落炒忽兒

明愛等七台吉素稱狡黠因見東虜五路生事輒思效尤突具夷稟藉口卜失兎每年新添銀貨八百兩每月馬一十匹亦要比例加增及新生男女額外添賞又要長支前講款日所與賞物如不照與就要作反生事臣會同總兵官督同道將等官多方講折卜失兎是一套之長前撫臣先後講款許添銀貨此係

題

准應給之數衆台吉何得比例諸酋講款時
所賞係暫給一次豈得長支新生男女
未經題

准誰敢擅增且套虜衆多若一人添起人人
要添一處添起處處要添不惟錢糧無
處一徇其求卽示之弱反開要挾之端
深貽後患如

國體何近該兵部題

准以後將官如能力持款額不爲曲徇卽該
管地方小小失事俱從輕處儻避罪媚
虜掩飭彌縫私自增添墮彼狡計卽地
方幸無失事必罪不宥遵依外隨申飭
各官恪遵部議無得媚虜擅加各酋要
挾不遂思踵五路狂謀結衆大舉卽首
首卜失兎黃酋婦等阻解不從從東闖

入欲搶孤山高家堡一帶縱橫南下大
逞猖狂幸我預先歛備各兵設伏按防
副將杜松衝鋒血戰路將東西夾擊大
遭挫衄不得深入旋即退遯就陣斬獲
首級一十二顆奪馬三十八匹盔甲八
副死於砲下者不計其數各虜當卽出
邊倉皇遯散是役也過不我先應不彼
後斬其部恪傷其愛子狼狽魚驚畏我

追搗不敢近塞亦足以奪犬羊之魄而
伸

中國之威矣所據斬獲首功雖止一十二
級然正值秋高馬壯之時虜以萬衆入
犯我能對陣戰堵出境士馬略無失損
內地賴以保全不但七酋被創者折氣
驚魂卽各部觀望者亦怵心歛息其功
寧在多獲首級下哉此皆仰仗

皇上神武布昭

廟謨素定督臣平時宣揚威惠大首輸心而
不敢助逆臨期申嚴經略小醜被創而
不得逞狂益壯邊籌更堅款局臣碌碌
從事卽獲微功何敢侈敘第初款之虜
要挾嘗我款事堅渝所係久弛之兵一
旦對壘神氣振敗攸關所有効力將士
臣復不敢不以實陳在總兵官李如樟

分布備極周詳督率不遺心力甫東馳而聲先走虜握中權而善後消氛以大將居重徐俟殊績外加協守東路副總兵杜松驍雄鼓士忠勇當鋒運正奇矢石風生殲築驚旆裹膽落在昔屢推大將新任輒効奇功相應首敘紀錄大用以風諸將者也神木營叅將姜直聞烽夜邁賈勇星趨截虜陣以聯營阻萬騎

之南下黃甫營叅將王武卿策應迅不
踰時衝擊勇能助戰各有斬級俱應量
賚協守營內丁千總王澤中軍張斌梁
仲善王安仁等或設防而按堵或協力
以摧堅均有斬馘之功宜錄血戰之苦
在王澤張斌部下獲功五顆以上併應
敘賚其梁仲善等俱容臣等分別量賞
帶管神木道叅議劉餘澤飭備時能戒

嚴籌箸動多中綦獎士却敵振旅收功
相應併賚高家營叅將吳世登鎮城入
衛遊擊于翔儀正兵營千把總李尚仁
等各以分援馳至亦能張助軍聲俱應
免議孤山堡操守李隆保境乃其專責
哨備未見周防賊犯信地致有被掠雖
衆寡不敵而職守難辭相應革任量示
懲警鎮羌堡操守吳光先府谷縣知縣

王廷對地方各有零掠責亦難追在吳
光先聞警馳赴應敵部下斬有首功所
掠止二人一馬似應功過相準在王廷
對被掠人畜爲數不多且本官蒞任未
幾虜犯之處去縣七十里而遠一時收
歛難周且奪獲達馬民畜數多揆情尚
在可原亦應免究通合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覆議轉行巡按御史照例覈
勘將各官并獲功傷亡軍丁陞賞優恤
事宜及有無隱匿失事別項重情議擬
上

請定奪至於動過夷畜變價及懸賞銀一併
查准開銷臣等再惟款戰視虜之順逆
事若兩持機惟一握犬羊叵測順則與
款逆則與戰屢奉

明旨業有定謨套虜枝繁競相雄長首首力
不能制易於起伏且賞物無多每思過
求臣等堅守經制權示羈縻節次條陳
亦已明折故自講款以來大酋馴帖邊
境稍寧得脩戰備者款力也臣等不敢
以一二小醜之偶訐而泯諸將吏折馭
定款之勞然犯則必劓劓則知畏款爲
益堅者戰力也臣等亦不敢以年來尋

日房堂集卷之二十一
盟之幸謚而諱言諸將士血戰維款之
功一面申飭分別順逆順者撫夷官照
舊互市毋生夷心以終款事逆者營路
官奮力剿殺毋長夷欲以釀他虞戰款
相維要以保安邊境

朝廷自有賞格兵部新有

題議各令遵守一時頗爲振奮今七酋雖
偶犯邊原謀止於挾賞一經遭剉披靡

遠遁日夜驚惶而部夷投降者趾復相
錯於道路據其供報密傳皆稱七台吉
失利喫虧部落死傷甚多虜中自相嗟
怨及卜莊切盡諸酋長與黃婦子姪本
拜母子各差夷使好人先後具稟叩關
一辯白各家恭順一指摘七酋作反被
創事情稱言小部無能壞其大事頃聞
皇賞已到恭順者急欲進馬互市背逆者懼

我搗殺亦復悔禍轉懇臣等察其情形
毋貳示以利害遣歸據報七酋夷名恐
中有未確詳查的實停革市賞果其悔
悟乞哀當宣諭

朝廷恩威重加罰服然後准與給已順年
分賞市以示

天朝無外之恩不遽塞其向化之路如復執
迷聽臣等相機搗剿務保萬全以安疆

留俟講罰完日另行具

奏外謹題請

旨

秋防酌處將官疏

題臣惟安邊之策脩戰與款用人之要衝
地與時延綏地介衝邊居環套虜虜情
叵測戰款相機而互用故一切脩守防
禦責在路將一切講折撫處責在撫夷

叅將與鎮城守備得人蓋並急焉該臣
會同督臣議照本鎮三路無地不衝而
西路之安邊平沙漫障虜易出沒之區
其衝尤甚套虜尋盟小枝就款卜莊明
諸點酋尚未赴市意在乘秋要挾情形
已見在我弛張時出守經制而示羈縻
撫夷叅將與守備實司其事非饒智略
而洞析機宜者莫可任也近據安邊管

叅將事遊擊余德榮患病辭任臣等批
行靖邊兵備道副使劉任查勘呈稱親
驗本官風痺麻木偃臥不支痊可無日
委難任職夫以安邊極衝之地當防秋
緊急之時而以臥病之將當之能無僨
事乎若余德榮者亟宜准令回衛調理
者也然所遺員缺若推自別鎮候代稽
延秋防誰其任之似應就近推用臣等

查得本鎮栢林堡守備劉國鎮膽氣驍

雄智謀駿發保障才優于扼險詰戎力

裕于投艱且兩任已及五年薦剡不啻

數次如令本官以遊擊將軍管安邊叅

將事必能捍衛衝區振舉邊務臣等爲

衝地擇將者此也虜且聚族臨邊要求

自其故態一切講折全在此時事屬更

始與昔日守備寄名撫夷者大不相同

見任守備張孔訓操持謹愨技藝優長
以之守綏可當一臂之用以之折虜未
裕八面之才似應更任他地以示器使
仍查其年勞薦數循資擢用所有撫夷
員缺查得新陞大栢油堡守備李榮有
謀有勇不激不阿策虜燎若洞垣應變
恢乎游刃以之任撫夷之事必能有濟
似應與張孔訓互相更調各盡其才臣

等衡時而爲撫夷擇人者此也夫安邊
爲本鎮衝苦之區人多怯往撫夷係目
前拮据之役衆亦憚勞第臣等爲邊疆
亟計不得不爲審處相應併議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
安邊遊擊余德榮准令回衛調理員缺
卽以栢林堡守備劉國鎮陞補其鎮城

撫夷守備張孔訓與大柘油堡守備李榮互相更調各令刻期到任遺下柘林堡守備員缺另行推補庶任事得人而邊計有賴矣謹題請

旨

議雷衝邊兵備官員疏

題臣先准吏部咨保雷各官以後斟酌如果邊防重務事下喫緊不可一日缺人

仍舊就近保畱本部當卽題覆以濟時
艱如時有可待事非緊急無曲徇保舉
等因備咨在卷臣頃見邸報吏部推榆
林兵備右叅議劉餘澤陞陝西隴右道
副使奉

旨俞允臣惟銓部循資敘遷臬臣隨地效力
何敢輕有

瀆陳顧事關邊防勢屬喫緊有宜酌處於其

間者臣復不敢不據實以陳延鎮設在窮邊地逼套虜九邊之中最稱衝要東中西三路延袤千二百里分設榆神靖三道彈壓而榆林道獨居其中駐劄鎮城兵食戰守百事資其籌畫至於紅山大市口闔套諸酋群赴互市一應監理撫防皆其專責視他路尤難近當套虜尋盟之初萬部紛突之會聚集門庭狼

心叵測時刻隄備秋防正殷相機制馭
惟該道是賴時勢孔亟萬倍尋常較之
隴右腹裏大有不同矣本官才品卓犖
殫心邊務不獨威惠素孚于軍民一聞
陞轉惶惶若失合詞挽留卽馭虜動協
機宜方且馴帖一旦別移觀聽倏改縱
代任者多屬賢能或邊事未必熟嫻恐
一時有難展布故量材則本官之劬勩

著績宜畱衡地則衝邊之不同腹裏宜
畱度時則秋防之旦夕戒嚴宜畱誠該
部所稱邊防重務事干喫緊不可一日
缺人不得不爲

請畱者也臣謹會同督臣按臣看得榆林兵
備道右叅議劉餘澤經文緯武之才迎
刃轉丸之器運張弛而旃裘頰首鬯威
惠而將校傾心觀其注厝已稱熟路輕

車竟其勲勞堪擁高牙大纛且本官先
以關內會題

准移衝鎮今以隴右復畱久任故區無非念
邊疆重寄期得人以收救寧之效非敢
有他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卽
爲覆

請行令劉餘澤照新陞職銜仍管榆林兵備

道事遺下隴右道員缺另行推補庶衝
塞得人而邊計有賴矣謹題請

旨
遵例自陳疏

奏臣照得萬曆三十三年當京官六載考
察之期該吏部題奉

明旨兩京官員四品以上俱各自陳職係在
京四品官例應陳狀切念官常難掩公

評真知尤嚴幽獨臣之不職自知甚審
敢不據實以陳臣學術疎淺材識凡庸
服官中外三十有八年虛糜無補讐戾
多端伏野甘老于一丘起家游登于三
仕近蒙

拔擢撫鎮邊陲以極愚極陋之才肩至艱至
鉅之寄拮据徒勞尺寸莫樹旃裘未革
其野心士馬未鼓其敵愾倉庾之積貯

未充郡邑之瘡痍未起諸所廢缺均爲
溺職且職桺蒲弱質不耐風霜犬馬孱
軀時嬰疾疾精魄銷亡而難振志願鞭
策而不前量力亦當退休課職豈容尸
素時當內計丕飭官聯不職如臣首宜
擯黜伏望

聖明將臣亟

賜罷斥庶免僨躓于疆場用以風儆乎有位

臣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謹具

奏

聞

比例改給 誥命疏

奏臣以一介草茅備員京秩恭遇

冊立

覃恩凡兩京大小官員未及考滿者俱給與

應得

誥勅隨該吏部題

准臣以南京太常寺少卿贈臣父母妻室臣復蒙

聖恩陞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歷正四品俸三年通考具

奏給由該吏部覆奉

聖旨着就彼復職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謬役疆場受

恩高厚未效涓埃何敢復有希冀但臣查得
近年大理寺左少卿趙煥先以順天府
府丞

覃恩應得

誥命未經

頒給隨陞大理寺少卿比照太僕寺少卿章

煥未領

誥命陞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題

准改給事例陳乞奉

旨俞允今臣以少卿陞右僉都御史俱係正
四品而

誥命尚未給領正與趙煥等事體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覆

請將臣南京太常寺少卿應得

誥命照新銜改給則

恩光溢被幽明而臣愚犬馬銜鏤卽捐糜不
足爲報也臣下情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醜虜被創悔罪受罰請給已順年分賞

帀疏

題 臣據兵備副使劉餘澤呈據夷使切盡
恰等稟稱七台吉孤山作反犯邊當被
劄堵不曾搶得甚麼反被兵馬殺了首
級奪了達馬又槍砲打死許多達子至
今各家老小自相埋怨恐怕搗巢般移
帳房遠避日夜驚慌不安部落又多投
降羞愧無計央我們乞哀情願認罪鑽
刀盟誓寫立合同每酋九九罰治送出

馬牛羊五百六十七匹隻原掠漢人共
八名口送回六名口收過降夷十太等
二百一十五名口騎來馬牛駝共二百
八十一匹隻照例安插等因到臣會同
督臣議照馭夷之策不出戰撫兩端逆
剿順撫已經奉有

廟謨臣等祇遵從事自套虜復款以來除二
十八年以前輩過者不准補給外二十

九年應得

貢市業已報竣三十年市賞方在給領乃緣本鎮賞物原薄套酋甲乙不肯相下夷欲無厭牽強求加時時有之近者炒忽兒等忽肆要求不惟效尤東虜實恐全套合謀觀望是以臣等堅守經制無敢擅加仍督將士厲兵待戰蓋恪守朝廷柔遠之規以抑犬羊朶頤之欲計安

疆圉而已仰仗

天威七首誣犯當被戰創遂停市賞不與給
領多收降夷聲罪搗剿虜氣已奪講乞
哀求則戰以維款之明驗也所據七首
犯邊本當永示裁抑但查先奉

明旨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則三十年乃
其恭順已過年分

皇賞題請已到應與諸酋一體給領止因

三十二年作反故臣等題將已前應

得年分停住以便折處今七首悔罪叩
關鑕刀盟誓又復送還原掠人畜諸所
要挾竟未遂心九九罰治已爲盡法

國體常尊夷情屈服比之怙終者尤爲有
間所有已順年分賞帝應與全套諸虜
一視給與用昭威信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合無將炒忽兒等七首

已恭順過萬曆三十年帝賞照例挨年
給頌其作反在三十二年查先年經罰

事規多准開復臣等竊惟制馭犬羊須

加操縱仍諭待題請三十二年全套

帝賞之日如果七酋連年馴服准與各

酋一體給頌如有作反情由卽行搗剿

不得槩給在我常握恩威令知懷畏仍

一面曉諭卜失兔係一套之長須加意

鈴束諸部無生他心違者併各責處其
各虜互市馬匹原題二千匹上下已
有定額但諸酋歷年各自參差非甲多
乙少卽此減彼增我惟取足原額未與
查劑彼每借口紛沓亦屬未便以後互
市日臣等督行道將撫夷等官將各枝
市馬照依舊規斟酌裒益以示調停總
之不出原額庶群情調適經制無踰而

區區醜類且杜紛爭之端矣臣等制虜
安邊恪遵

廟算可款則款無啓釁而先漢過當戰則戰
無怯事而損

國威卽日後犬羊之順逆不能逆睹兵甲
之利鈍難以預圖要之權市利爲羈縻
勵敵懷爲長策期安邊境則不敢忘所
有事也謹題請

官軍出塞擒虜罰服申定約束疏

題 臣據靖邊道右叅政王愛准寧塞叅將
趙國威塘報西路酋首火落赤差夷使
討領轉賞格外挾索遵奉明文不敢增
加各夷嗔忿於五更時約有七八十騎
入邊三里許撲去路行販鹽人畜等情
到 臣看得賊夷竊撲意在要挾路堡習

爲故智不一懲創何以示儆且諸虜觀
望漸不可長一面牌行查勘及詰責火
酋斷其轉賞復會行總兵官杜松隨宜
創處今據呈報杜總兵差內丁千總王
蘭住領健丁并傳定邊王副總兵安邊
劉遊擊各挑選軍丁會期出邊緝縛火
落赤部落夷人共一百一十二名口內
恰七名駝馬牛共六百一匹隻收堡羈

候隨據黃婦等各差夷使齎稟代懇認
罪罰服盡數送還原撲人畜仍照依邊
約將火落赤罰治九九解送驗收又稟
稱今後再不敢生事懇討原擒火酋部
落人畜等因通詳到臣除將罰治夷畜
批行變價收聽撫賞支銷原擒人畜准
令釋還及行鎮守衙門備開有功官丁
聽候賞勸外該臣會同督臣議照套虜

自三十一年復款以來酋首十失兎莊
禿賴等遵守盟誓領賞互市惟謹款事
已經報成邊境亦稱安謐矣惟是部酋
各家賞額原薄每每生心要挾扒墻竊
掠啗喝營路將官以故屢經款議能持
賞格卽有零掠不咎將官以中夷計在
東昨歲炒忽兒等七酋孤山生事杜松
奮勇一戰創而失利悔罪罰服至今帖

然無譁而東路寧矣在西黃婦等酋俱稱恭順惟火落赤素恃狡鷲每欲額外加增路將堅持不與遂敢乘夜入撲雖係竊犯而玩肆無厭非一懲創後將何極但火酋受款於寧夏住牧於延鎮其竊犯也止欲持挾將官原非結聚明搶且未虔劉我一人殘毀我一物殺之或藉口牽纏故以不殺爲威一經擒執遂

合詞請罪盡送還我人畜受罰九九而
事已寧杜矣此一舉也彼以宵入我以
晝出擒夷百十餘名若卽時斬級可當
一捷而互用恩威不專尚功級始擒而
使之畏繼釋而使之懷不但西酋褫魄
卽中路諸夷寒心齧指各不敢生事亦
足以懾服群醜而伸天朝之威矣除
寧塞叅將趙國威轉堡堅守賞額地方

別無失事照例免議外所據新任總兵
官杜松孤山已創東虜寧塞復警西夷
勇略冠軍聿新瞻聽副總兵王國棟遊
擊劉國鎮合力出邊同心執醜卽各夷
束手就縛比之揮刀斬級尤有難者但
查往例此首旣非結聚犯邊地方並無
失事不在秋防報聞之例又生擒不
事斬級亦非年終類報之條若不申明

約束鼓勵將卒恐將來無以制獲虜而
責後功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將擒獲多夷謀勇鎮將各加
紀錄有功軍丁容臣等量加賞勸仍爲
定例以後但有賊夷挾賞作反竊撲人
畜許將卒擒捉賊虜人畜羈令送還原
掠仍罰九九方行釋放紀錄賞勸一如
今例如有因循偷情處置失宜致有踈

虞者重加叅治申定約束行臣等遵奉
施行庶於款戰之外另爲一局以待變
詐無恒之醜虜卽於首功之外另爲一
格以待奮勇有功之將士而後激勸之
道備安攘之計周矣謹題請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

縉雲鄭汝璧邦章

輔諸

書牘

王荆石相公

東土幸得雨麥秋有望民情漸安盜亦衰止
近蒙內宮發賑恩施稠渥萬姓歡頌更生若
實濟窮萌責在疆吏不敢不督有司奉揚如
法也方今寓內多故中州食以父子江南亂

自世家種種可駭然得人綏集尚可挽回惟是政本握于中朝而統均屬之冢宰必冢宰安位行志爲天子親重之臣方能提衡吏治而鎮服人心故不肖於今日冢宰之乞歸不能不悚然爲世道慮而深有望於相公之幹旋也蓋自孫太宰抗疏求去中外翹之爲有大臣風節繼其後者一不當上意則守不可則止之義以無愧前躅故去志益堅不得

請不止與情高其請而惜其去則不能無望
于 主上之不信仁賢又欲其留而不能得
之 主上則因而不能無望于相國之未爲
調劑夫相國之心天日所鑒亦國人所共知
也無論兩賢同心許國卽始之用自未座者
誰之力乎始拔用之而終聽其去不俟智者
知其無是也然 主上因事而疑冢臣之有
黨則留之未必懇留之卽懇冢臣且決于去

矧未必懇乎若是則冢臣將終于去矣冢臣
終于去則中外之疑益甚而議論益多以賢
冢臣而相繼以去則天下之人心驚疑益甚
而世道吏治日益不振此所關非細故也自
相公之爰立也中外以建儲一事託重于相
公故議論紛紜而過于激自出講以來人心
翕然歸美相國之回天而服主上之信相
國今冢臣之去畱中外亦將託重于相公謂

相公必不令冢臣之去卽 主上不懇畱冢

臣而得相公之力持則冢臣必不能遂其去
何者出講至難事也臣子不能得之君父者
相公業終得之 主上矣豈其畱一冢臣而

主上不爲動心聽從者也故冢臣而畱畱而
安位行志則中外又翕然歸美相國之回天
而益服 主上之信相國相業光而 主德
茂詎非世道之大幸哉如萬一而聽其去則

必有以小人之心窺閣部如往事者不肖者
見影而吠聲賢者激衷而竊嘆卽相公揭日
之心無足爲介而悠謬盈庭亦非盛世所宜
有矣且相公勞於擇人而得一賢冢宰席未
溫而求去一年之間兩賢引高後者難乎其
繼不益重相公之苦心乎夫今時艱日亟所
倚藉者相國與冢臣精神流貫秉事專而且
久政務所當爲者次第脩舉人材所當進者

次第錄用庶可撥亂爲治而登之上理倘銓
軸無重臣進退無定畫百職觀望而解體蓋
臣感概以灰心以是而欲世之治安竊見其
難矣夫爲國留賢自相公本懷不肖何庸置
喙第謬承知眷不勝一念耿耿之私又自惟
身病親老旦夕讓賢恐無以報萬一輒爲冒
昧如此伏惟相公察其無它而財採焉幸甚

又

比承報札媿戢良深中原民困盜起不肖鼎
撐一足日夕冰兢卽救濟無奇而心力不敢
不竭也賑不如蠲或有概于不善賑而發竊
謂未然卽觀今日嗷嗷思亂之民果皆有賦
而未蠲者乎抑家無粒米而求水火生活者
也此而不賑不死餓則死盜耳故蠲賦多及
于有賦者次貧則須粟矣無火可炊者卽粟
不得食非煮粥莫救也惟是法行以人得其

人則行之善而惠多流不得其人則行之未善而惠莫徧然徧計之則濟者多也至于盜賊搶劫勢所必有惟預防其大勢不致嘯聚人心不至搖動卽有搶劫可緝可散毋用張皇防之綿密持以鎮定彼觀釁者無自煽搖久當自帖耳山東地方民艱則充之滕縣一帶萊之昌邑一帶爲甚盜情則濟汶沿河與青萊之悍民爲多然一捕卽散未有敢嘯聚

者今於滕縣諸處專道破格賑煮而沿河以
兩將官畫地巡防青州悍民有劫奪者極斃
首惡梟示近來似覺少安而天亦雨復荷欽
發帑金接濟或可無跳梁如中州也惟是元
氣已虛病或發于呼吸意外難保必無則不
肖寢不安枕卽食已減而察甚矣伏覩詔旨
洞中物情兼收羣策不肖敢不祇承中多有
已行者則更爲申飭而察吏警惰乃其要機

顧山左苦多庸吏一時盡易卽委署無人且
摘叅其應亟處者餘俟另議謹具疏揭呈覽
惟垂誨焉

又

伏惟 皇儲未出閣之時正台下載還朝之
日中外瞻仰于一舉宗祏託重于元臣廼藉
忠誨之陳允行講讀之典納約備極其苦心
調護卒酬乎始願勛在社稷望慰人臣願以

將母之至情遽申還家之懇請疏八上而眷
畱辭萬苦而予告恩禮備君臣始終之義出
處得仕止久速之宜移孝移忠展也大人之
風節主恩主敬允爲名世之模規綠野堂開
綵衣晝永不獨賢于二疏進將高之四皓盖
有懷斯遂而視履其旋者矣所耿耿者當寓
內多事之秋值元老去國之際在江湖猶當
不忘夫魏闕卽後樂安能盡釋于先憂不肖

猥以通家之末誼謬辱國士之深知雖兢兢
封疆不敢自後于庸衆而碌碌循拊無能少
效于涓埃徒爾銘私何以報德茲者彩鷁遙
臨未遑趨蹌于負弩清標素肅莫敢申獻于
食芹益抱悚皇曷勝延結敬肅一介代佈下
衷伏冀珍攝天籙奉壽母而燕喜振揚風教
矚令子以象賢更茂恬澹之真脩永綏遐長
之福祉不佞臨楮可任詹跂之至

又

相公在朝不肖銜明德而不敢具戔戔冒掃
門之禁今者過治境不肖不能伏謁道左而
又不敢以戔戔瀆則始終懼恩相公之清嚴
而衷殊耿耿也所有毛布素絲上之年伯母
太夫人以不肖通家子幸鑒其縷縷而頌之
爾然輶褻甚媿茲甚也念惟不肖用世亡當
身病而親且老計旦夕引去謁相公于綠野

叩恬澹之真傳而酌和石丈于宿草以畢平生之私於願足矣惟相公詔之

又

長公高第世人艷其盛文人伏其高識者則以吾相公之子復得如相公天下蒼生之倚宗社之福也此見五策鑿鑿達國體中時務惟相公後樂不忘先憂長公先資不忘平生家庭師學今日更加之意卽相公報國欲竟

之忠無亟于是矣不肖用世無當歸伏一壑
自喻適志載出將復何爲惟是耿耿猶存斤
斤自守用則竭其犬馬舍卽狎我漁樵或冀
不負夙昔之知爾惟詔而策之和石丈松楸
木拱無因展拜念之黯然不肖復有所請相
公誕育一爲上真一爲公望此自關間氣今
古所罕睹者相公卽日起居萬福何者累心
獨憂國一念當未能已餘皆真脩之日知必

究竟真我洞抉上玄亦自信不作人間悠悠
否萬乞崖示毋謂後生俗子不足道也馮楮
瞻望之至

又

太元八十一候弘收萬寶之秋廣成千二百
年茂對三朋之景光崇北斗瑞映南弧恭惟
閣下嶽毓至人天開上宰道風秀世淵淳孔
思周情霖雨清時波接禹勲尹德勁節凌霄

直上稜稜軼夫子於關西嘉謨捧日高標奕
奕陋夷吾於江左自宅百揆而熙帝載寔握
大斗以運天樞引社稷安危置諸懷倣天地
懽舒權其用懸鑑衡以作法凡文事武事悉
奏蕩平本砥柱以移風若正人邪人咸歸被
飾玉旒簡在同德同心金掌爨和有嚴有翼
贊東朝之大典嘗密承七札之咨諏而片言
卽爲羽翼調北極之元功乃曲引一人於啓

沃而萬類亦屬陶甄詎惟猷升赤舄台垣軸
正工黼黻於山龍抑且慶衍青箱鼎甲臚傳
渙絲綸於池鳳六符階泰九有巖瞻方憶日
參楓陛首鉉代工何期雲望萱幃初衣愜志
扶聖帝明王於一手績偉無前會忠臣孝子
爲一身名高不朽垂綸震澤婆娑魚鳥水雲
策杖洞庭伴侶鶴鸞烟雨信是生天成佛應
知陸地行僊第時事多艱稔杜祈公未能忘

國而天心久屬望謝太傅尋欲起家茲者金
飈應律珠露飛空見五雲疑袞繡之鄉乃萬
口祝岡陵之會碧山學士銀魚並芝草同焚
綠野上公玉佩與松蘿共適璧接武鶴原久
荷埏鎔於大造提兵雁塞近叨噓送於重霄
敬頌長生喜臨上壽抒五中於尺素祗馳祝
多語於華封薦萬里之一芹尚擬歌抑詩于
衛武伏願丹鼎還丹長於天久於地日月無

涯相門出相繼之子繩之孫雲仍未艾

王對南相公

以不敏之駘騫附驥而馳詎不厚幸自惟守
官鹿鹿何當特達之知過情獎借若謂樸心
尚堪報國者省循無有然不敢不黽圖副知
已也建儲未卽得請固乞還里中外高其節
而惜其歸不敏則惟大臣得君行志在朝朝
重決幾介石在野而朝益重夫人主靈爽謂

莫已違要以人臣難於去位寵之使畱援之
而止遂將藐視而日輕焉國無重臣因無親
臣而主心日持以爲是批鱗納牖總不置諸
懷倘決去就以徇吁咈一身似葉萬寵難糜
人主將悟爵祿之不足寵士而憬然覺所俾
社稷豈細哉相公伏蒲陳讜拂衣乞閒臣節
如山動主念而回天聽此一舉也千仞未足
喻已敬佈景衷并爲臣鵠快惟葆天和以慰

蒼生喁望不宣

趙澌陽相公

不肖稟教師友幾三十年悔別舊山出成小
草乃今則榛荆耳然竊有省也事惟心造心
以事練練過一番得一番長進不肖曾歷刑
名錢穀禮樂人才之事而軍旅未之學也前
後出塞走萬餘里戰虜跳梁驚烽夜起始而
怔營繼而稍習久乃帖然當其時金甲關心

風霜刻骨生死度外而況是非之塗乎此一
練也諸念漸澄已而兵荒拮据聲色無動則
塞馬之少得力耳一人之身乍而賢乍而不
肖乍而交薦乍而交譏惟是省循烏有付之
一喙神情不滑亦復輕安則名關校勘之一
鍛也涉世諸艱身名浮幻業已試嘗而藉友
生之夙誨免弱喪之狂馳從此葆真泉石收
攝神魂或更萬一精進是天之不棄不肖而

終幸歸宿以不負知己也敢佈腹心以請矩
誨惟命之

張洪陽相公

世事翻雲不足復道惟念古之奇士若晚從
赤松夕抱仙骨者其人多冀以功名富貴之
成而倥得之顧天不兼畀也天之所畀必其
刊落浮雲處于不見是無悶之際世間無一
星其靈府而專精于其初之所欲至乃始就

其富貴功名不可兼得之業以今觀之天意
固有在矣間雲之視暢其玄襟白沙之記符
茲緯運御風飡霞不徒見之託寄而超而有
之則今所爲世外相期者也不敏驚品蒲姿
居伏仙都頗脩靜業忽入白門慙成小草惟
是初想在襟雪夜之舟政不復繫漱石枕流
倘八百人中得有姓名乃稱達生超世事耳
有懷如積附風候與處惟委炤

沈蛟門相公

不肖用世無當達生有志走疏乞免出自肺
肝伏承報劄諭以事體開示諄諄蓬心曠發
謹赴白下履任矣清署斤斤葆光飭履守官
無問乎南北東西盟心不計乎升沉利鈍勉
副知懷所爲報也世事日覺紛拏想見焦勞
之衷今中外以回天之力重注而欲得之相
公相公格天之忱婉委而後得之 主上內

廷悅繹非外臣所窺惟是相公坦然有容之
度皚然不淄之操休休朗朗可信于中外卿
大夫士便可潛孚漸滌旋斡昇平不肖竊有
私跂而竊復過計相公今日以全副精神委
之于國必完固愉嚙而出之更自餘裕倘念
深意結微少軒然廓然之趣卽食息起居亦
可沮消真氣以馭勞繁恐費支處願相公加
之意焉

又

頃拜報箋大慰翹跂伏睹三劄備悉時艱悵
惻深衷顯明讜論讀之心精奮躍天聽卽高
寧無動念復惟相公茂績之辰簡在上心綸
綍褒嘉言言實際竊念一德若茲千古希邁
故知以純誠之元老輔翊英挺之聖明卽一
時回天未盡應手久之納牖必當遂心耳顧
元氣培在罷征而太和召以釋繫倘得在宥

錦衣諸人尤應天從人之大者也不肖景附
在三十年前睽違在數千里外振叶未能耿
耿何喻抵鎮理邊事蓋兩閱月矣大部人心
以扒沙而攜夷情以搗搶而貳諸務以久缺
而脞不肖才謝前賢欲了前賢所未結之局
夫安能爲役所幸舊日不棄于軍民新加調
劑羣志頗孚款議自昔款行自今莊卜大酋
向未馴至蓋待馬壯聚族臨邊要挾難從耳

今惟飭脩武備開布誠心因機制宜要使體
統不渝羈縻得帖此番一定後可無譁用安
邊竟以抒西顧不負知眷而已敬候崇禛不
盡遠棕之百一伏惟委鑒詔之德音

陳玉壘相公

恭惟爰立中外快瞻光我同袍則雀躍甚也
夫韋門經術萬石家風前代艷之然未有喬
梓應一德之求明良慶千載之遭如今日者

巫峩靈瑞日月光華追夔龍而昭天壤所爲
格心儀辟顯贊密調知出尋常萬萬矣比聞
請脩正史此不朽業也羣賢在事三長有屬
以愚所知同年濟濟實多史才而本寧李文
殆稱翹榦一麾外服未盡其用衆爲惋焉倘
進司筆劄當自裴然此相公所稔何埃置喙
而冒昧爲及者竊睹周禎之不易得而樂觀
盛美之成也率爾主臣仰惟委鑒

朱金庭相公

報役旋拜台翰獎借過情媿浮于戢兼悉體
國深衷不勝悚服方今寓內多事浴日回天
密調顯諍苦心政自不少然培養元氣感召
太和則錦衣在銅諸臣劇足軫念不肖擁裘
塞上風霜起粟猶自不禁詔獄覆盆墮穿寒
冰刻肌中夜念及徘徊斷腸不能就寐不知
可因緣幹釋以慰中外喁喁之望否惟相公

精意靡所不周入告靡所不盡何庸外吏冒
喋念惟二十年來密勿寄之同榜二三元老
寔以第一理相期亦耿耿愚衷不能已爾若
不肖者守在疆場收拾人心羈縻驕虜飭脩
戰備要以固榮衛而待腹心之自定敢不重
圖惟是智嗇才踈力小任重日虞覆餗思在
長林則惟相公之明詔之也敬候禧履附布
腹心伏惟涵啓

內閣三相公

不敏從海東三郡歷衛所而周視則嘆祖宗
之防海一何精密也衛所星列綦布兵多者
六七千少亦千餘人率其法不廢卽鯨鯢鼓
浪立殲耳乃凌夷于京邊兩操而尺籍盡空
急則遠借之客兵又欲用之市人夫客安可
久市人安可戰兩者皆無當也迄今重圖而
務實效修城積粟練兵除器其大端矣練標

兵爲諸道倡練北軍爲海上備日省月試久
久服習客兵可撤也而城多土築日久傾圮
揭竿之夫斬關可入大爲足慮宜先自海濱
修葺急者急完漸入腹裏緩者歲修一面海
上郡邑多積粟其中以備叵測遇有警息清
野而城守勁兵綴之步接戰而馬衝擊飽待
饑而逸待勞可坐而制勝矣顧山東地瘠民
貧不堪征繕須爲調劑長久之策民不病而

兵有用內以彈壓中原外消海寇急不張皇
緩不弛備斯爲得耳不敏受事以來嘗練標
兵三千似可當鋒諸道兵時掣與標兵較藝
海上軍亦生色約練馬步堪戰者一萬五千
卽技擊緩急足使也登萊北海備似密而南
爲膠照近淮陽爲備踈中宜條畫爲犄角勢
而臨清有將無兵示天下弱外城土而非石
奸宄垂涎倘破格鳩工宿重兵三千以一名

將將之卽豪俠不敢萌異心一旦中原有警
亦可救援耳振揚神氣倘假三年必有可觀
惟是民艱力困得人爲急清賦節用日在料
理似不敢謂無寸裨也顧念行年五十頭顱
可知夙志無成而親老身病日思豐艸當付
之賢豪而已

又

伏覩出閣有期國本已定仰惟閣下回天揭

日之勛照炳寰宇不敏爲宗社慶不自知雀
躍之至也人心世路標趨已定漸厭詡張乂
之當曠消冰釋矣山左土瘠民貧兵荒輳集
調劑之難似未有甚於此時者不敏受事以
來日與諸司商求稍有端緒培元氣則必多
方拯濟亟安人心故自發各屬倉粟而外不
得不請一二以濟其不周備海防則必多方
脩守亟圖保障故自簡練各營兵而外不得

不請班軍以固其根本二疏冒昧塵瀆倘得
俞賜賑恤以活齊魯千萬人之命仰戴洪仁
無量矣至於班軍一節東土脩備尤爲切要
不敏選待罪兩塞稍稍聞戰守事未有不固
守而可戰禦者倭至黠也狡焉分勢綴我應
擊之兵則無主守之城立破耳城破而戰者
亦股栗靡矣故必堅守不可攻而後敵乃可
勝也沿海卽沿邊耳今一議畱動以舊例爲

解竊謂正統己巳之京操嘉靖庚戌之邊操
非祖宗之舊也而今日之兩班又似非己巳
庚戌之舊矣與其勞戍千里無益實用孰若
安土簡練有益修防竊以爲復之便並乞俞
納爲東土綢繆計俾得少效尺寸於海陬皆
明賜也率勒主臣仰惟鑒在

陸五臺太宰

往從送役得報札垂愛無已感切銘鏤竊惟

大臣許國進則占之精神退則仰其風節要以泯聲色而樹羽儀斯爲臣鵠以不佞所睹記疇有如門下今日之朗潔者乎當門下之柄事也拔良登俊必行已志忤當宁而不回意所不可一揖而去無幾微顏色士彙懼然仰泰山喬嶽之爲高而莫能測滄海溟渤之爲濶此人臣之崇致而輓近所希覲者也卽今開綠野之堂脩履道之里天空鳥飛心怡

神王遊戲三昧收攝宗傳弘登彼岸天之所
縱世人安能仿其萬一亦可謂滿志矣不佞
鹿鹿無狀移秩中州曾未煖席輒復出塞西
陲多故之秋豈不肖所能承荷日惴惴顛仆
是虞以人臣義不辭難未敢他引驅車遠赴
苟可竭其心力敢自愛于髮膚如其就列未
能當遂麋鹿長林之請歸謁函丈聽受箴規
斤斤山中力圖精進無負門下特達之知是

所爲報而已敬勒尺牘候興居戔戔未附耿
耿何言惟爲道加飯

陳心毅太宰

自門下之請告也不敏竊爲世道憂忘其愚
僭奏記政府謂必不可聽大賢之高復上狀
門下謂當善處君臣之際蓋中有所槩不自
知其妄若此已而屢睹邸報旨每溫而事多
左難回以道事君之志遂不復敢具尺一瀆

門下門下行矣鳳翔千仞羽爲世儀夫詎不
重高山之仰顧如世道何卽門下亦恐未能
憇然于橫目之萌也適東巡海上得聞已晚
星馳一介佈候仰體清肅不敢它具以肴漿
犒從者而以篋中縑引縷縷之私惟鑿內不
備

李漸菴先生

往不敏典銓時門下保釐東土稔睹茂績竊

謂欲平康寓宇須專任撫臣門下頗然其說
迄今不敏受事東土乏尺寸樹則昇非其材
于吏治靡補也中外劬勩惟人材是亟顧非
夾袋畜之有素一旦安得器使人臣以人事
主誰哉爲是汲汲者門下一生精神在人材
衡鑑已精而虛衷靡所偏倚以故題才得士
知人安民卓軼一時宰天下亦由是爾不敏
鄙陋乏人倫鑒惟不敢作好惡以傷公道今

吏之家視國子視民者寔難其人卽有之必
軒軒自立者多誦惠于閭井而督過于上官
下與上鬪外與內鬪欲蘭芷之不化蕭艾不
可得也如何而可惟門下終教之

李太宰

政本澄清百辟仰統均之治朝端倚毗一人
嘉弼亮之勛秩縮青宮麻宣紫閣司天樞斗
斡元氣于四時作帝股肱晉穹階于三事光

生爾位慶溢具瞻恭惟門下清和而任直大
以方嶽誕甫申久鍾靈于嵩室猷宣召畢長
沛潤于河流鳳采蔚其鳴陽龍光赫焉射斗
江淮障汎宣房息瓠子之歌藻鑑懸空啓事
重山公之譽文理密察九流騰以無私知能
勇功寸衷澹乎何有嘉猷時惟入告安民允
已知人膚功茂奏于宰衡異數特登于師保
日月如璧映玉佩之魚垂天地爲爐鑄金章

而龜顧寵隆者碩揆敘元台光燦前星方舉
累朝之豫典班先左相聿成一德之泰交璧
謀慙野獲質本山臞溝斷被以青黃屢勤推
轂風搏假之羽翮却遠掃門長安聞問動經
年高誼鏤銘如一日昔附驥蠅媿託三十五
年之下乘今瞻華袞幸睹二十四考之中書
竊效燕雀之欣未脩芷芹之薦謹裁赤牘率
勒白衣伏惟崇涵不盡詹注

曾見臺太宰

往門下得請南還不敏守在絕徼不及肅一
介佈曠濶之衷延結甚也比不自意叨冒東
土謂可因次公問訊興居而甫至卽值兵荒
日夕焦蒿而不得間一切聞問濶焉東山在
挹詹注彌深念惟知我罪我世恒有之相期
以學而信以心如門下者罕矣不敏惟日兢
兢不懼負世人懼負門下也自門下處綠野

羽儀千仞世羨其高不敏則舍是上下宇宙
百千年未亡者何物自非洞極六虛絕四貫
一不足了此卽諸大儒宋自濂溪明道象山
堯夫而外明自新建新會而外恐隔一塵本
體工夫不容岐視直是有物有則却又無臭
無聲見解俱融矩矱自在方爲實際耳不敏
出成小草累心處便欲銷盡日圖稅駕擔簦
匡山吉水間就有道證其近窺於願畢矣時

事杞憂東土警狀次公已稔之毋容賒及也
惟門下委鑒風便詔之

又

奉違良久卽尺牘無能以時起居矧于警咳
之承念之黯然忽拜翰札曠焉面命殊慰稠
饑經世以才才須學也蓋大君子之在昭世
不肖未嘗不得見焉惟門下貞醇粹美領袖
人倫會推端揆必首門下而迺遂東山之高

涉世日難吾道非耶全身爲祉如世道何李
漸菴先生孳孳一世人材將盡登之周禎以
人事國而不可得竟卷而懷之以逝洵足慨
矣然鴻羽不遐興起有在今時事紛拏而清
議猶存則二三元老默維之力也門下靜觀
天遊優入道域主盟斯文功不在助勦下此
一大事非徹底淵澄見大詣極不足盡已成
物門下能無以誨蒙瞶乎不肖山中日長頗

有微省不意起家奉常控辭不得而之白下
友朋相琢頗勝索居若用世亡當則自知其
不可矣一意葆藪精進與終不負門下或有
在也敝邑朱父母豈弟宜民民大德之出自
惠鄉氣味自別耳率候道履竚惠德音

又

役旋領報劄真神溢楮厚誼入心浣懾無量
賢喆高標每思綠野世味嚼蠟夫復何求顧

天下有道可不與易時事諸不可著眼惟知
眷留耆舊尚有典刑德望如門下世道倚若
大呂豈以留銓養重委蛇天欲平治舍我其
誰要須抖擻精神利用大作一以酬主知一
以攄所學請而不得則安之順貞葆素卽食
息百加珍調遠人引注不虧也不肖鹿鹿幸
稟長者之教南北東西惟上所使忠信篤敬
素位而行涖鎮劑調頗不棄于將吏士萌黠

虜十年不就臯牢漢過亦或先之今開誠予
款以釋其疑心繕兵脩戰示不必款以杜其
妄乞卽犬羊亦有人心近已頽首聽命經制
無溢國體自尊疆圉迄可小康于此稍信蠻
貊可行少驗得力耳惟是越鳥北栖風霜飽
歷季兒忽殤故園在念亦以初至未便得遂
其私何日握請函丈言之於邑聖門至命朝
聞夕可此中不得了了到底都是爲人履危

肩重政好練磨程伯子有言金革百萬之衆
曲肱飲水變化在人其實一無所事日夕兢
兢而思未之有得也惟門下何以振督知不
遐遺爾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終